



世界名著系列

小王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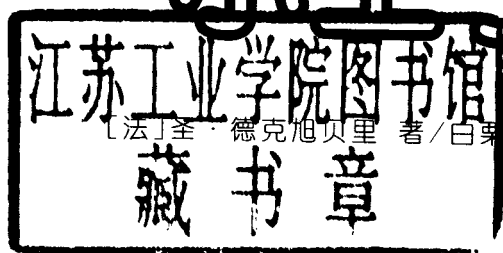
[法] 圣·德克旭贝里 著 白栗微 译



The Little Prince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小王子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王子/[法] 圣·德克旭贝里著; 白栗微译. — 沈阳:
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4.1

(小布老虎译丛)

ISBN 7-5313-2644-2

I. 小… II. ①圣… ②白… III. 童话—法国—现代
IV. I565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3858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小布老虎俱乐部热线: 024—81060686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小布老虎网站: <http://xblh.chinachunfeng.net>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×203mm

印张: 7.375 插页: 2

字数: 118 千字

印数: 1—8 000 册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单瑛琪

责任校对: 白 光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献给莱翁·维尔特

我请求所有可能读到这本书的孩子们的原谅，因为，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一个大人。我这样做，有一个很认真的理由：这个大人呢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。我还有另外的一个理由：这个大人呀，他能明白所有的事情，就算是写给孩子们的书，他也能看懂。我还有第三个理由：那就是他住在法国，在那儿，他既饥饿又寒冷。他需要的东西是，能够得到别人的安慰。如果我说的所有这些理由加在一起，还是不够充分的话，那么我就把这本书，献给孩提时代的这个大人吧。所有的大人们都是从孩子们那个时候过来的——虽然现在，恐怕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还记得这件事儿。那么，我就把我的题献改一下吧：

献给还是个小男孩儿的

莱翁·维尔特



在我还只有六岁的时候，我曾经在一本书里看过一张惊心动魄的插图，那本书是描述原始森林的，名字叫做《真实的故事》。画的是一条大蟒蛇正在吞食一只大野兽。现在，我照葫芦画瓢把它画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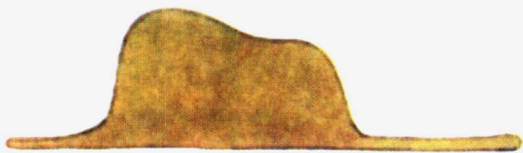
书上是这样说的：“这些蟒蛇把他们的猎物囫圇个地吞下去，根本连嚼都不嚼。然后，他们就会撑得一动也不能动，直到他们睡上整整六个月以后，肚子里面所有的东西才能消化个差不多。”

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对丛林中的种种奇遇想了很多很多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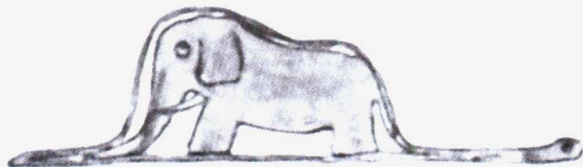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，在我和我的彩色画笔多次的共同努力下，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我的第一幅画儿：我的第一号作品。基本上，它是一个像这样的东西：



我把我的杰作展示给大人们看，然后，问他们害怕不害怕我的画儿。

可是，他们回答说：“害怕？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？”

我画的不是一顶帽子。我画的是一只大蟒蛇正在消化一只大象。不过，既然大人们不能理解我的画儿，我就又画了另外一幅画儿——我把大蟒蛇肚子里面的样子画了出来，好让他们能够看个明白。大人们总是这样，需要别人给他们解释。我的第二号作品是这样的：





这回，大人们看完了以后就教育我，他们让我把大蟒蛇的画儿都放到一边儿去，不管是开着肚子的大蟒蛇，还是关着肚子的大蟒蛇，都先丢开。他们说，我应该做的是全身心投入到地理、历史、算术和语法上。就这样，就在我还只有六岁的时候，我放弃了成为画家可能有的辉煌生涯。我的第一号作品和第二号作品的失败，让我泄气了。这些大人们自己从来都弄不明白任何事儿，老是让小孩儿们一次又一次地给他们解释来，解释去的，真讨厌。

于是，后来我只好选择了另外一个职业，去学开飞机。现在，世界各地差不多我都已经飞过了。确实，地理学帮了我大忙了。现在，我只要扫一眼就能分出来哪儿是中国，哪儿是亚利桑那。要是谁在夜里航行的时候迷了路，这样的知识可是非常有用的。

我这一辈子，遇见过很多大人物，跟他们打过交道。我在大人们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我曾经在他们的身边仔细地观察过他们，不过，观察过后，我对他们的看法并没有一丁点儿的改变。

一旦我遇到一个看上去好像是头脑稍微清楚的人，我就会拿出我一直保留着的我的第一号作品来给他看，我用这个来测试一下，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头脑清楚，他能不能看懂我的画。可是，无论是谁，男人或者女人，都总是回答我说：





“这是一顶帽子。”

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就不会跟这个人说什么大蟒蛇呀，原始森林呀，星星呀什么的。我只好迁就他们的水平，跟他们谈论一些桥牌呀，高尔夫球呀，政治呀，还有领带什么的这一类的话题。这样，这个大人就会十分高兴地认识了我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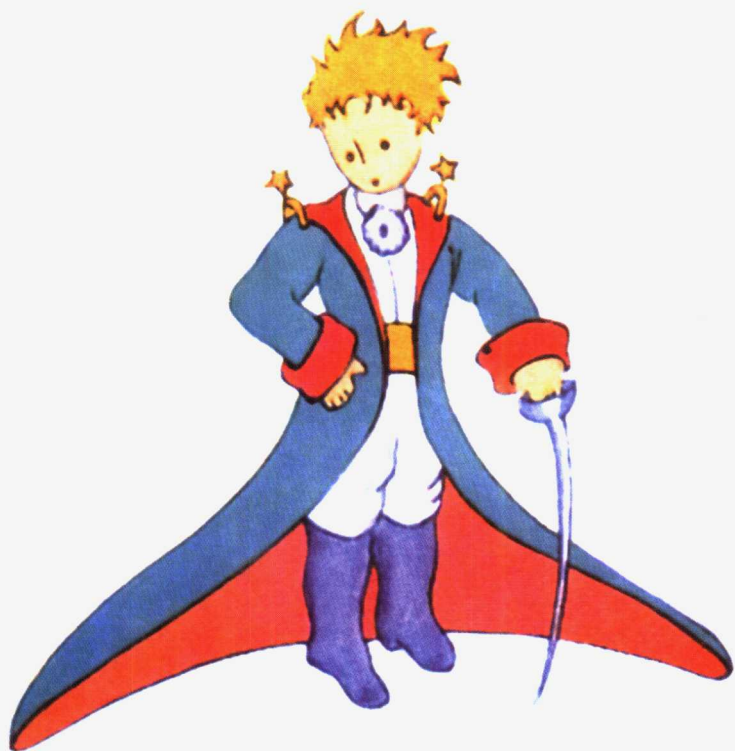


2

就这样，我孤独地过着自己的生活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我和他（或者是她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谈。直到六年前，我在撒哈拉沙漠上空飞行的时候，飞机出了点儿故障，我被迫降落在撒哈拉沙漠上，从那以后，一切就开始变得不同了。那次，我飞机上的发动机，也不知道是哪个零件出了什么毛病，鉴于我身边既没有修理工人，也没有乘客，我只能尝试着孤身一人完成这项艰巨的修理任务。这对于我来说，可是一个关系到我究竟是死还是活的问题——我随身携带的饮用水只能勉强维持一个星期而已。

于是，第一个晚上，我就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上睡下了，大概一千英里之外才有人居住吧。我想我比那种因为轮船失事，而靠一只木排漂流在大洋中的人还要孤独得





后来我给他画了这幅非常出色的肖像。



多。所以，在黎明时分，当我被一个微弱的、奇怪的声音吵醒的时候有多吃惊，我想你们应该可以想象得到。这个声音说：

“打扰一下……请给我画一只绵羊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请给我画一只绵羊！”

像挨了电击一样，我一下子跳了起来。我使劲儿地眨了眨眼睛，四下里仔细地看了看。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小人，他站在那里，一脸严肃地注视着我。喏，这就是他的肖像图，这可是后来我给他画的肖像画中最好的一幅，是我使出浑身解数画出来的！当然了，我笔下的他跟真正的他根本没法儿比，远不如他本人可爱。但是，这可不是我的过错。谁让当初大人们在我六岁的时候打消了我的积极性，断送了我的画家生涯呢。除了开着肚子和关着肚子的大蟒蛇，我可再也没有画过什么东西呀。

我在那里目瞪口呆，只是傻傻地盯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小人。你们别忘了，这个沙漠离有人居住的地方有十万八千里呢。可是，看起来我眼前的这个小人，既不像是在沙漠里迷了路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也不像是会因为疲劳、饥饿、口渴或者是恐惧而要马上昏倒的样子。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一切迹象看来，他也决不是一个迷失在人迹罕至的沙漠中的孩子。直到我终于从惊愕中反应过来，可以开口说话的时候，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：



“可是……你在这儿做什么呀？”

就像没听见我的问题一样，这个小人的回答一如既往——他依然在重复着他那句话，缓缓地，好像是在陈述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一样：

“请给我画一只绵羊。”

当一个人受到来自某种神秘事物的强烈冲击的时候，他是绝对不敢不服从它的。尽管在我看来，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冒着随时有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，画画是一种十分荒唐的举动，可我居然还是乖乖地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一张纸和一枝自来水笔。但是，马上我就想起来自己从前一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什么地理呀，历史呀，算术呀，语法呀这些东西上了，并没有学过画画，所以，我告诉这个小家伙（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儿恼羞成怒）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画。他回答我说：

“这没关系。请给我画一只绵羊。”

但是我从来没画过绵羊呀！于是，我就给他画了我以前经常画的两幅图画中的一幅，也就是那幅关着肚子的大蟒蛇的图画。当听到这个小家伙做出这样的反应时，我大吃一惊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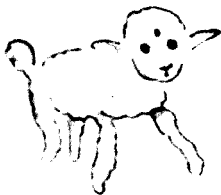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，不，不！我要的不是一头在大蟒蛇肚子里的大象。大蟒蛇是一种很危险的动物；大象呢，又太大了，太占地地方了。我住的那个地方什么东西都是小小的。我需要





的就是一只绵羊。给我画一只绵羊嘛。”

我只好勉为其难，又画了一张。



他仔细地看在我画出来的东西，然后说：“不行。这只绵羊已经很不健康了，是只病羊。再给我画一只别的。”

于是我就另外又画了一张。



我的朋友温和地、宽容地笑了。他轻声细语地对我说：

“你看看你自己画的，这不是小羊。这是一只大公羊。它还有角呢！”

我只好拿起画笔，又画了一张。



但是这张画儿的命运和其他几张一样，没能合格，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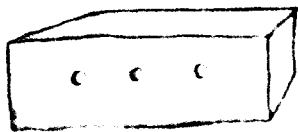
是被他给退了回来：

“这只羊太老了！我要的羊是可以有很长寿命的那种！”

到了这个时候，我的所有耐心早已经被磨没了。因为我急着要去拆飞机的发动机，看看它到底出了什么毛病，所以我迅速而又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了下面这张画儿。

而且我还信口给它加以解释说：

“这个呢，是个箱子。你要的绵羊呢，就在这个箱子里面。”



然而，我很吃惊地看到，这个小裁判的脸上竟然一下子灿烂起来：

“这就是我想要的呀！你说，这只绵羊会想要吃很多很多的草吗？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，什么东西都是小小的……”

“地方再小，喂它的草总还是会够的，”我说，“因为我送给你的这只羊是一只很小的羊。”

他低下头去看那张画儿：

“也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小吧……看，它已经睡着了……”
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小王子。



3

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弄清楚他是从哪里来的。这个问过我一大堆问题的小王子，好像从来就没听说过我问他的问题似的。我是在他讲事情时，偶然间，在顺嘴儿溜达出来的只言片语中，一点儿一点儿地了解了一切的。

比如，他第一次看到我的飞机的时候（我的飞机的样子，我是不可能画出来的，画它对于我来说太复杂了），他问我：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个不叫‘东西’。它能飞，叫‘飞机’，这是我的飞机。”

我十分骄傲地告诉他，我可以在天上飞。

他马上大喊起来：

“什么？这么说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喽？”







“是这样的。”我谦虚地回答说。

“哦，是吗？这真有意思！”

小王子发出了一串可爱的铜铃般的笑声，这笑声让我十分恼火，我希望我的不幸可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同情。

接着，他又说道：

“这么说，你也是从天上来的了？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？”

就在那个时刻，他这样的一句话好似黑暗中的一束光，指引我解开他身世的不解之谜。于是我很唐突地问了他一句：

“你，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？”

可是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，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飞机：

“对呀。靠这个东西，你也不可能从太远的地方过来。”

他在那里，遐想了好一阵子，之后，从口袋里掏出我送给他的宝贝绵羊，又开始久久地凝视起他的宝贝来。

你们可以想象，他不经意间说出来的“其他星球”这句话，勾起了我多大的好奇心啊。所以，我竭尽全力，试图从他的嘴里多套出一些话来，好多知道一些情况：

“你是从哪里来的呢，我的小人儿？你说的那个‘我住的地方’是在哪儿呢？你想把我送给你的小羊带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

他沉思着，一直没说话，好一会儿，他才回答道：

“你给我的那个箱子真好，这样，晚上的时候，小羊可